

聊斋闲品

拒绝的智慧

♣ 高玉成

常有人认为学会拒绝是成熟人生的标志之一。但怎样才能减少乃至消除拒绝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,《资治通鉴》给出了一个事例。

公元前351年的某天,韩国国相申不害向韩昭侯请求为自己的堂兄安排一个职务,韩昭侯想了一下问道:“你帮助我制定了论功行赏的用人制度。那么现在我是批准你的请求来破坏你制定的制度呢,还是推行你制定的制度而拒绝你的请求呢?”把球又踢了回去。

申不害敢于开口为自己的堂兄索要职务,其实是很有底气和把握的。申不害是战国前期著名的改革家之一,在韩国为相15年,“内修政务,外应诸侯,终申子之身,国治兵强,无侵韩者”。像这样对韩国国有突出贡献的国相,给自己的堂兄谋一个官半职,也算不上多大点事,想必韩昭侯不至于不给面子吧。

但韩昭侯是非常有智慧的人,他既不甘心为申不害破坏国家的用人制度,也不好一口拒绝申不害的不情之请,便反过来把问题抛给申不害,意思就是:用人制度是你申不害亲自制定的,我答应了你的请求就否定了你制定的制度,坚持了你制定的制度就否定了你的请求,就像后来西方哲学家罗素提出的“一个理发师说他只给那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,那么请问这个理发师该不该给他自己理发”的问题一样,是个“两头堵”的悖论。把这个悖论交给申不害,看你申不害怎么处理。

申不害当然是个一说就透的聪明人。他知道这个悖论是自己造成的,也知道韩昭侯是借这个悖论拒绝自己的请求。如果换个一般人,韩昭侯如此不顾情分、不给面子,可能就生气了,即便当场不表现出来,过后消极怠工,甚至索性跳槽到其他国家,肯定也是会被当成宝贝抢着要的。但申不害不是一般人,他的反应不像一般人那么短视和庸俗,而是立即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:按照当时的礼节换了个住处,并向韩昭侯施礼道:“君真其人也!”意思是说:“您真是我企望效力的君主呀!”既为自己的行为表达了歉意,又肯定乃至称赞了韩昭侯的拒绝,从此更加死心塌地地追随韩昭侯,到死都没有离开。

申不害主持改革,制定制度,自己却出于私心,带头破坏制度,说明人性有复杂的一面;韩昭侯驾驭全局,既要维护制度尊严,又要保护申不害的工作积极性,为改革保驾护航,说明韩昭侯有拒绝不情之请的智慧;申不害面对韩昭侯的拒绝,不仅没有怀恨在心,反而更加尊重韩昭侯,更加坚定地为韩国效力,说明申不害有正视问题的气度和胸怀。一次出于私心的请求,遇到智慧的拒绝,没想到竟然转化成一场对于忠诚的宣誓,实在是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范例了。

如此看来,再智慧的拒绝也是拒绝,也未必能获得对方的理解;只有在气度与胸怀的共同加持下,才可能得到完美的结局。

篱笆转弯处

♣ 牛俊影

指尖划过村口新扎的篱笆墙，仿竹的钢筋冰凉坚硬，防锈漆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。这让我想起30年前，爷爷握着我的小手，把黄荆条插进湿润的泥土里的触感——那些带着草木体温的枝条，会在掌心留下淡淡的青绿色汁液，像春天偷偷盖下的邮戳。

那时候扎篱笆是全家的大事。冬闲刚过，父亲就带着我们去后坡砍黄荆条，要选那些拇指粗、长得笔直的，砍的时候得留三分余地，爷爷说“树有树心，留根好活”。回来后摊在院坝里晾晒，他用篾刀把枝条削得尖尖的，母亲则从竹林里挑来慈竹破成竹篾，青黄相间的篾条在她膝间翻飞，像在编织绿色的网。扎篱笆最讲究“转弯弯”，爷爷总是让最拐角的几根枝条特意向外弯出个弧度，说“篱墙转弯弯，富贵保长年”。后来才懂，那不是迷信，是怕笔直的墙角伤了邻里和气——张婶家的鸡要是钻进来，顺着弧形墙角很容易赶出去，不像直角那样容易撞伤。

篱笆真正活起来是在夏天。泡桐花簌簌落在竹枝上，蒲公英的种子粘在交错の篾条间，母亲种的丝瓜藤顺着缝隙往上爬，根本分不清哪棵属于自家，哪棵来自隔壁赵家。有年夏天特别热，我家篱笆上的黄瓜刚挂果，赵家的豆角藤就缠了过来。母亲摘菜时总会多摘一把，从篱笆的空隙递过去：“你家豆角结得晚，先吃我的。”傍晚总能看见各家的炊烟穿过篱笆的缝隙，混着饭菜香在村子里飘。

最热闹的是秋后，胡萝卜切成的萝卜龙挂满篱笆，风一吹像红色的波浪。爷爷会搬个小马扎坐在篱笆下抽烟，看夕阳把竹枝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哪家的菜吃不完，就直接晾在篱笆上，谁路过都能随手摘一把。那时的篱笆从不锁门，竹编的栅栏门用麻绳松松系着，谁都可以推开，但谁都不会乱拿——那些交错的枝条仿佛再说，界限要清楚，人情要活络。

后来村里渐渐换了新篱笆。笔直的铁皮围栏像道冰冷的墙，刷着雪白的漆，连风都吹不过去。邻居家的孩子问我，为什么以前的篱笆会弯弯曲曲的？我指着超市里用保鲜膜包裹的蔬菜，它们个个长得周正，却尝不出阳光的味道。就像现在的村子，路修得笔直，房子盖得整齐，可放学后再也看不到孩子们沿着篱笆追逐，听不到哪家媳妇隔着篱笆喊家人吃饭了。

前几日在村口遇见王大爷，他正用旧法编篱笆，黄荆条在他膝间听话地弯曲。“现在年轻人嫌这费事。”他用袖子擦了擦汗，“可铁皮墙挡得住鸡狗，挡不住人心变远啊。”他编的篱笆拐角处，特意留了道缝隙，说要给墙根的蒲公英留条路。

暮色渐浓时，我又摸了摸那道新篱笆。钢筋的凉意透过指尖传来，摸记忆里的黄荆条仿佛还带着温度。原来好的篱笆从不是为了隔绝，而是像爷爷说得那样，要留些转弯的余地，让阳光、风，还有人情，都能慢慢渗进来。就像那些年篱笆上的藤蔓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却在不知不觉间，把家家户口的日子都缠在了一起。

灯下漫笔

娘老辈，亲戚朋友都知道，家里人感受更深。这辈，就像一根麻绳，缠绕着一家人的日子，有时勒得人生疼。

娘，永远是硬邦邦的。她的身子是消瘦的，那硬仿佛是从骨头缝里一丝丝地长出来的，总给人一种一种嶙峋却推不倒的感觉。她说话不像婶子们那般有高低调子，大多是直来直去的，砸在地上能有个响儿。她做事更不懂得迂回，自己认准了的理，十头老牛也拉不转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娘和爹多嘴是家常便饭。爹从集上买回一把锄头，他正喜滋滋地摩挲着。娘忽然在一旁抛出一句：“这锄把太粗了，不顺手，使不上劲，净花冤枉钱！”起初爹还辩解两句。娘便一把夺过去，这里敲敲，那里摸摸，最后断定：“就是不如咱家原来的那把！”爹的调门自然也跟着高了。娘却不嚷嚷，只用更硬更冷的言语一句一句地顶回去，直到爹气得满面通红，摔门而出。她立在屋中，抿着嘴，脸上没有半分得胜的神色，只有一种执拗的、石头般的沉寂。

也有闹得凶的时候。有一次，大约是为了借钱给一个远房亲戚，爹不同意，说那人不太可靠。娘觉得对方既然开口了，就不能驳了人家的脸面。俩人从屋里吵到院外，娘的话语像石子，爹的怒气象狂风。直到爹扬起了手，娘却不



犟娘

♣ 乔沐

躲不闪，反而挺着身子迎了上去，眼里是两簇烧得发白的火苗。那一巴掌终究没有落下来，但空气却像结了冰。整个下午，娘都待在灶房里，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乱响。那声响里，没有委屈，全是愤懑的、不服的力气。

随着我们渐渐长大，纷纷成了家，再看娘那股子犟劲儿，也跟着年纪一道，有增无减。家里的天地小了，她的“主权”似乎要扩展到儿女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我衣柜里的衣服不管如何排列，她总要说“乱”。阳台上该种葱还是种蒜，她总要说了算。那年我买了件带着时尚破洞的牛仔褲回家，她盯着看了半晌，转身就拿来针线筐，非要给我缝上，任我如何解释这是“款式”也无用。她那眼神，仿佛我穿的不是一条裤子，而是一种她无法容忍的、轻浮的活法。

她来城里小住，看我用洗衣机，总要不停地嘀咕“费水费电，洗不干净”“力气是奴才，使了还会来”。于是，她便真的像使唤奴才一般，使唤着自己那一身早已不再年轻的筋骨。她拉着帮我洗衣服饭，做一切可能的家务，一刻不肯停歇，仿佛停下来，便是否定了她的生活信条。直到那年夏天，她终因在老家抢收晾晒的玉米，累得晕倒在晒场上。我们姊妹几个慌慌张张地赶回去。等她醒过来，看见我们的第一句话竟是：“场院里的玉米……收进屋了没？”那声音很虚

人生讲义

才尽的感觉

♣ 陈鲁民

多年前，我曾拜谒过河南省民权县北岳庄的江淹墓。墓地颇为简陋，坟头仅比常人的略大一点，墓碑也略高一点，记载着江淹生平及重修碑记和名录。连个围墙牌坊都没有。我不禁有些失望，对陪同的朋友说，咋不好好收拾收拾，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文化名人，不仅有锦绣文章流传于世，还贡献了“江郎才尽”这个成语，怎么比有些地方修的假名人墓不如？朋友答曰，“才尽”毕竟不是啥好名声，不值得给他费那么大的劲，也就是你们这些文人有点兴趣，平时很少有人来。大名鼎鼎的江淹，就因为成年才尽，不复昔日神童之誉，竟被后人轻慢小瞧如此，我不由百感交集，唏嘘不已。并引发胡思乱想，江郎才尽如此，你我这些常人若是一朝才尽，那又会是什么待遇呢？

才，即包括才华、才能、才具、才气，通俗一点说，就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突出能力。江淹是个文人，那就说说这文人之才吧。有人诗文写得飞快，七步成诗，文不加点，那叫倚马可待之才；有人诗词写得漂亮，字字珠玑、满纸锦绣，赞之为压倒元白之才；有人大笔如椽，善于写长篇论调，汪洋恣肆，人称潘江陆海之才；有人文章奇思妙想、气象万千，文思泉涌、笔走龙蛇，可称八斗之才。江淹早年也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，妙笔生花，惊艳一时，好似文曲星下凡，只是后来渐趋平淡，最终才尽，混于常人罢了。

当然，才尽也不是什么罪过，更不是要死要活的事。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，只要他活得足够长，就免不了有才尽力乏的一天，无非是才尽的快慢之差、轻重之别。诗歌天才王勃、李贺，都没活到而立之年；五岁称象的曹冲，十二岁拜相的甘罗，则死于弱冠之前，他们都成功地避开了才尽的结局。不难想象，一代神童江淹若是死于青少年，也会避免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的才尽恶名。

名人如此，凡人更不例外。恭为文人，我也算小有才具，不乏文章得意之时，尝过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快慰。但一过天命之年，就有明显才尽的感觉。主要表现为灵感少了，思路窄了，写作冲动小了，速度慢了，约完后的愉悦感淡了。过去我对杂志报纸约稿是有求必应，啥稿都敢接，而且肯定能保质保量按时交稿。慢慢地，我只接受那些

处碰壁，似乎再也行不通了。

前些日回老家，爹在门口悄悄拉住我，叹口气说：“别总跟你娘拗着，她一辈子……就这样。”爹沉默了一会儿，望着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默默择菜的娘，“你娘她不是跟你们辈，她是跟她自己辈。她这一辈子，就是靠着这股子犟劲，才把这个家从那么难的日子里拖拽出来的。她会别的活法了。”我心头猛地一颤，怔在原地，仿佛有一道惊雷从脑海的深处滚过，照亮了许多被我忽略的角落。那些年，特别是家里光景最苦的时候，爹卧病在床，是娘，一声不吭没日没夜地编席子、纳鞋底，甚至和青壮年男劳力一样，到建筑工地和泥搬砖，换回微薄收入，硬是撑起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屋檐。辈，是她的铠甲，也是她唯一的武器。她跟爹吵，跟生活吵，跟一切不如意吵，她用那看似不讲理的犟，一直在与命运角力。我赶紧走到娘身边，轻轻地蹲下来，帮她一起择筐里的韭菜。

阳光洒满小院，暖暖地照着娘满头的银发。我越来越明白，这“辈”哪里是她的脾气，这分明是她的命，是她用尽全力书写的一部沉默而壮烈的家书。这书里，没有柔美的词句，只有泥土、汗水和永不弯折的脊梁。作为儿女，我们却曾那样轻易地责怪她的韵脚太过坚硬。

陈鲁民作品选

老朋友的约稿，没有具体要求的约稿。再后来，我基本不接受约稿，只写自己愿意写的文章，甚至不求发表，不图影响，成了什么都无所谓的“佛系”作者。以至于被一些文友认为，才尽气竭的我正在快速淡出文学圈，近乎黔驴技穷之态。

想想那些才尽华退的名家，再看看才尽心抽的自己，我琢磨出两条应对之道。对待才尽这事，一是要正视，要承认才尽的现实，这是谁也逃脱不过的客观规律，当淡然视之，不必纠结于才尽的苦惱。但也有些文人把才能看得高于一切，须臾不可或缺。他们才华横溢、才高八斗，一向傲惯了才子，受不了才尽的感觉，不能容忍自己流于常俗。茨威格、海明威、川端康成、芥川龙之介等作家，都是这样。他们之所以在五六十岁时毅然辞别世界，除了其他原因外，都有自己才能下降、无法写出更好作品的无奈和绝望的因素。我们理解他们的决绝选择，但不会与他们同行，毕竟健康活着比有无才华重要得多。

二是尽量减缓才尽的速度。用进退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，人的各种机能都是这样，脑子常用就灵光，可保持文思敏捷，灵感不断；笔杆子常挥就不生涩，书写流畅，“下笔如有神”；嘴巴常讲就谈吐不俗，舌灿莲花，口若悬河。把这几样巩固住了，坚持下去，你的才华就能常用常新，不至于那么快地下滑。

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才尽是个大趋势，谁也无法阻挡，早晚都有这一天，但也不必为之惆怅彷徨。才华这种稀缺资源，来之困难，须费尽千辛万苦，还不一定能心想事成；失之容易，就如同落花流水，不经意间便人去楼空。我们能做的事，有才时赶快用，著书立说，建功立业，勒石燕然；才尽时接受现实，不急不躁，坐看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。

最后还有一个感受，被人说是有才也是个尴尬事，你得随时保持水准，做才子状，偶有不在状态，表现失常，就会被人讥为“才尽”。其实，即使被后世说成“才尽”的江淹，还是比常人要杰出得多，历史给他的定位是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，大多数人仍然难以望其项背。

陈鲁民作品选

新月比前两夜宽出一边，等待之果喝饱了雨水，略微丰满。小城模糊成一弯俯卧的脊背。

新月拱起梳背，提着象牙色细齿，耐心梳理它越放越缓的起伏。

人声新显黯淡，仿佛那只睡兽欠伸，颈后的软毛再次塌陷。

街灯灭了，好让心头的微光一路小跑，几乎踏得到厚皮毛下松弛的脊背。

夜，摆渡四季，又抄起那双拨弄凉意的桨。一场长梦的连挂，绵延——桨声翻越每只半睁的睡眠。

旧念，越修越旧。你眼中的我，是小木舟里的异乡客，独自背着每个新月对“圆”的盼头，从老青石围成的眼眶下流出。

像野苇扎入河滩，想起的却是李白的酒杯，伊沙的列车。

问草根，如何用水提沙。

问白鹭，如何搬运七重城池堆叠的记忆。

问故道上被涂改的浑黄，如何从别人笔墨中的玛曲，别人镜头里的岔口，还原接通心跳的血流。

荐书架

《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》：中原及四方各族祖源故事

♣ 胡珍珍

《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》是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的“华夏边缘”系列研究之一，是《华夏边缘》《羌在汉藏之间》的论述延伸。作者提出“历史心性”这一关键概念，从与“核心典范”叙事相对的“边缘异例”故事入手，通过文本细读和模式化情节分析，剖析其中潜藏的血缘、地域、时段等叙事符号，以及断裂、失忆、拼接等再现方式，重新考察流传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“英雄祖先故事”与“弟兄祖先故事”。

作者首先由自己在川西羌族的田野调查，提出“弟兄祖先历史”这一模式化情节，并与正史记载的“英雄祖先历史”进行了对比，提出“历史心性”对历史叙事的影响。接下来各章，作者依次梳理了中原华夏、蜀地、东北、东南、西南、西北、北方、南方等各区域各族群的祖先起源记载，对

这些或为传世方志文献，或为私家笔记传说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，进而展示了故事形成的时代和社会背景。借由对“历史心性”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“历史叙事”的深入分析，全书提供了一套有关族群起源的反思性历史认知。

作者王明珂系著名历史人类学家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，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院士，曾任“中研院”史语所所长。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，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研究，其多点、移动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东缘羌、藏、彝族地区。主要著作有《华夏边缘》《羌在汉藏之间》《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》《游牧者的抉择》《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》、以及《寻羌》《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》等田野杂记及随笔集。

胡珍珍作品选

散文诗页

凝思者

♣ 张悦

的悬腕。世代，叠放如生宣。

二十二楼高举的凝思——悬在羊毫尖峰的一滴浓墨，汲取摩诘的余墨、东坡的余墨，沉溺失重时刻。

天空倒扣青瓷笔洗，累代存续的笔力，洒透云路积雪，秘传修辞的正骨术。

溪边凝思：秘境虫声

清浅水注，捧起云海飞扬的一瓣。露珠颤抖的晶莹，陈列森林秘境，悬挂着梦游后不舍脱去的绿色睡袋。

水鼠蹒跚镜面下的隐秘漩涡，接通汗毛传导的微弱电流。

蜻蜓羽化丢弃的旧衫，曾短暂寄存迟暮滴血的落莫。

词语碰撞出的溪流，培育、托管着多少种遐想的稚虫？等待光和风，穿透沉淀蜕变的因缘。

从时间磨损的背囊里取出每副崭新薄翼。随身携带弦音搭建的小屋，摩擦夜色的灯语。

对于诗，纵横错置向无限延伸的绿色琴键，

我仍是以触角连击字面，极微小的回响。

沙海凝思：饮露

一棵细草，标记水对沙的反叛，积攒重现绿洲的宏愿。

海风吹响支撑高塔的螺旋。

晨雾倒空夜之篮。

曙光擦亮朝圣的盔甲。

背负亲水凸起的疏水外壳，以迫近与疏离，平衡生死。

颠簸于沙海浪尖，沐雾甲虫改写族群命运的留守，打通生命微光掘进的路径。

拓印下词语切入水、沙、云和呼吸的痕迹。

抓取粒粒隐形的时机。

承受众生的干渴，诗人透过每个毛孔，聚焦精微，饮露成诗。

月夜凝思：新月之下

喧嚣，泡沫般，大小不一，悬浮在浅夜的静流里。